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夜之岚 ZOP

九州新长篇

地火环城·潘海天

公元2012年，暗月纪降临！



张晓雨 作品

——蛙之歌——

迟卉·云渊 女人来自金星

燕垒生 夏笳 因可觅

奈何花·goodnight小青
最后的童年——狰与蛟大结局

穆如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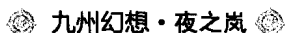
NIGHTMANS

· 夜之嵐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州幻想·夜之岚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04-2351-2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509号



作 者 :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 熊嵩

封面设计 : 沈一仙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frank@nwp.com.cn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1000 1/16

字 数 : 300千字 印张 : 18

版 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2351-2

定 价 :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 (010) 6899 8638

九州幻想是什么？

文/潘海天

九州幻想是什么？

2001年12月17日那天，随着一个名叫水泡的家伙按下回车键以及一帮不靠谱的家伙每天的争吵，“九州”凭空在清韵论坛“天马行空”版冒出——弹指已是十年。

2005年，九州幻想是一本叫《九州幻想》的杂志，九州的第一个产品，由于没经验，连页眉都不统一——如今也将步入七年之痒。

2009年，九州幻想还剩下三个人：九州开创之初即在的美术总奸刘洋，从千里外的成都被我拖来的阿豚，加上我，这就是“ZOP工作室”。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试验，看一本杂志在最省人工的状态下，可以压缩到多少人的试验。我们拿着最低生活费，一起抽烟，一起聊女人和创意，我们玩出了《九州幻想》最疯狂最离经叛道的封面和最牛逼的策划，确定了《九州幻想》奇幻科幻并重的格局。一点儿不谦虚地说，和内容比起来，《九州幻想》就是中国发行最糟的幻想杂志。已经没有路了，我们就放纵地写，放纵地想象，放纵地相信。

2010年，答案突然变得复杂了起来。对，我们仍然活着，而且成员增加到了一百多人……“九州幻想”变成了一家公司的名字，据说因为和中国500强的企业重名，注册还有点难，不过最后都搞掂了。星散的人马又重新汇聚，九州幻想的概念早已不仅仅是本杂志，还有“暗月纪”的九州世界OL和《羽传说》的影视规划。我们已经付出了商业化的代价，大船的航向不一定是我们所能完全把握的了。它一出发，就拥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目标和游戏规则。但是今天，坐在这条大船的船头，船开向何处已经不重要了。

喂，到了今天难道不该说说清楚，理想到底是什么、要去的港口到底是哪里吗？

是可以告诉你。经过如此长的一段航程，已经让我明白了罗盘为什么乱转，因为只要在船上，就是在它的势力范围中。

理想不是某个港口，理想就是在这条船上，并让船不停地开下去。所以船上的那些打闹，那些嬉戏，甚至那些无聊的争吵，那些看不到目标的迷惘，那些迷失航线的痛苦，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在这条船上，像恐龙一样思考，每个伟大盛典之日接受疑问和质问，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写？想象？相信？那是贯彻到我们生命里的常态，它们是吃饭、睡觉、泡妞的另一种体现方式。

无论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仍然这样活着，就是在实现我们的理想。

2011年，我们忙着买旧衣服，往脸上刷乳胶和粉彩，乔装打扮，开始做另一本杂志或者说MOOK——《九州全民幻想》，它是另一条航船，另一次冒险。

它的船头是一行大字：在中国，生活就是无数场冒险。

九州全民幻想又是什么？

… 那是另一篇文章了。

Contents 目录 | 天启历法

九州百业·护林人 / 鱼香肉肉丝	223
端朝那些事儿(二) / 翼中天	207
嘉定三人行(三)	204
九州·奈何花·诤与蛟(结局) / goodnight/小青	164
	133 童言无忌·一言为定 / 夏笳
	116 三姑和她的花房 / 花布
	087 云渊 / 迟卉
	052 九州·麟劫·珠沉记 / 因可觅
	045 锁龙河的决战 / 潘海天
	001 九州·地火环城(一) / 潘海天

凡向《九州幻想》投稿的作品(含文字与图片),投稿人必须保证拥有该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如有侵犯他人权利,投稿人承担全部责任。《九州幻想》对刊登的作品有编辑、修改、汇编权,以及单行本出版、海外授权出版和游戏动画漫画影视改编的优先权。《九州幻想》支付的稿费中已包括获得上述权利,以及自行使用或授权合作伙伴以网络或无线增值业务、制作周边商品等方式使用该作品的费用。凡刊发作品与图片因故未能联系的原作者,敬请及时与《九州幻想》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及稿酬。详询relate@9tfun.com。

✉ 编辑收稿邮箱:

✉ 骑桶人: qitongren@foxmail.com

✉ 恰好: Lbfqiahao@live.cn

✉ 老鱼: Oldfish9@live.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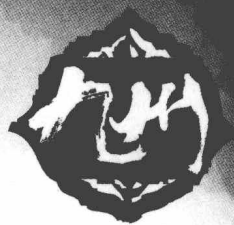
✉ 可欠欠: cocoqian@9tfun.com

	226	燕垒怪谈之七 / 燕垒生
	231	蛙之歌 / 张晓雨 骑桶人
	252	大雄与胖虎 / 亲切的刀子
	268	 桌面游戏 / 可可欠
	270	 过年了 / 水泡
	271	 天驱指环 / 可可欠
	272	 二人传 [下] / 苏冰
	274	 编辑部涂鸦板
	276	 神木园的梦境 / 加菲
	278	 2012年栏目进化
	280	 危言小语 / 骑桶人

●对天启历法有所迷茫的读者可以参加“所有人问老鱼”栏目提问，详情于本期内文寻找。

 投稿邮箱: novel@9zfun.com
 投稿详情请见: <http://bbs.9zfun.com/thread-6177-1-1.html>
 读者反馈: fans@9zfun.com
 业务合作: relate@9zfun.com

 官方网站: <http://www.9zfun.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lorenzo>
 人人网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0003011>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07554>
 官方淘宝店: <http://ninland.taobao.com>



地火环城

(一)

文/潘海天 图/靖与 神仙

——多拿些酒来！爱情就是
乌有！老河络嚷道。

引子

地火节的前夕，有着地狱般的天气。

一个火环部落的哨兵忧郁地坐在山毛榉木搭盖的凉棚里，看着天空中高昂的云朵城堡，那里并排垂下了几道龙卷风，它们在天际线上无声地盘卷，仿佛五个肆意妄为的妖魔，跳着死亡的舞蹈。

但是地面上一丝风也没有。

旱魔肆虐，六个月里一滴水也没有落到枯焦的大地上。

地面上的空气干渴如烈火，越州河络的心里，也像火焰一样翻腾。

此处到底是河络地界，即便一个功用简单的哨兵凉棚，也雕刻有怪兽状的滴水嘴，覆盖着铜制的瓦片。荣光属于过去。如今荒凉的山野里早不见旅人的影子，林下满是一人多高的蒿草，叶子焦黄却茂盛，只在某些地面上隐约看出一点凹陷的车辙。除了穿行的鹿，这些林间小道已经数年没有一名旅人经过。

好时代已经过去了。

河络族人口稀少，分散在越州的崇山峻岭之中，河络各部族间往来也不多，但人族的商队却兢兢业业，从宛州越过雁返湖，从中州越过殇阳关，踩出了众多驮马小道，他们遵循古老的北邙之盟^①的某些条款，与河络以货易货。

但近些年来，河络族的领地矿产枯竭，能销售的东西不多了，于是越州道上，



此处到底是河络地界，即便一个功用简单的哨兵凉棚，也雕刻有怪兽状的滴水嘴，覆盖着铜制的瓦片。

商队日渐稀少，终至断绝。

河络的个子比人族要矮，但他们的长戟兵闻名于世。哨兵扶着比他的身高高上五倍的长戟，低头打起了瞌睡。

梦对河络来说无比重要。

河络们相信在梦里，他们可以踏入创造之神的梦境，河络与神的梦境相交，会折射出隐约的世界真相。

河络通过梦来了解世界。只要进入特殊的梦幻觉状态，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神启：有时是个人的吉凶时运，有时是被遗忘的前辈技艺，有时是湮没的远古历史，更有一些时候，是庞大部族的命运。

这名哨兵的年纪已经大了。在睡梦里，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那是宽大的骆驼脚掌踩在沙地上，马铃驼铃在风中清脆地撞击，高大的驼兽头尾相衔在摇曳的草丛里穿行，衣着华丽的伶人吹响横笛……这些都曾是相隔久远的过去，他曾听见过的商贸之和声。

没有交易也好，也好啊，老河络在梦在想，霸道的人族，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他们也带来了疾病和贪婪，纷争和阴谋，还有……战争。资源枯竭的河络不得不出卖士兵换取金钱，虽然他们的佣兵浴血而战，为与世无争的河络族赢得了“铁骑墓场”和“死亡之墙”的美名，但毫无疑问，河络依然天生厌恶战争，绝无从战场上获取荣誉的觉悟。

墓地，梦中的哨兵听到一声号角，低低地沿着地面传出，好像巨兽的吼叫。

哨兵猛抬起头，看见一队招展的旗帜正在靠近，队伍里不但有骆驼、马，还有弯起獠牙的大象。大部分牲畜的背上，都背负着用油漆麻布和皮革密密包裹起来的笼箱，巨大的伞盖撑开在烈日下，在独角驼兽的背上摇晃。

这不是梦。

哨兵揉了揉眼，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支突然从天而降的商队分开葱茏的草木，好像帆船划开水面，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轻风行至近前。

最前面一匹黑色瘦马斜歪着身子快步跑着，骑手似乎丝毫不受闷热天气的影响。他穿着宽阔的大袍，戴着兜帽，深紫色的袍子上绣着云纹滚边，按北邙之盟的约定，他高举着象征和平的青色旄羽。

起风了？老河络觉得有东西在拂动自己的脸庞。真的起风了？一瞬间，他甚至不知该为哪一样事物觉得震惊，是风还是久违的商队。

隔着十多丈远，骑手竖起一只胳膊，长长的商队停住脚步。他拉住缰绳，跳下马来，黑皮靴踏在了干涸已久的旧车辙上。骑手把旄节长杆插在地上，拍拍汗流浹背的马头，然后掉头朝哨兵走来。

老哨兵回过神来，开始拼命地回想北邙之盟的约定，然后斜举长戟，在自己的头盔上轻撞三下，以示欢迎。在心底里，他希望自己不要记错这一礼节的含义。

然后按照地火节之前的习俗，他高声说：“诅咒你和你的马，祝你走霉运！”^②

骑手抛开兜帽，显露出一张白皙的脸，他很年轻，鼻梁高挺，五官比例完美，只是皮肤看上去有些奇怪，白得出奇，似乎生病了的样子。

即便对人族不太熟悉，河络哨兵也看得出来那是一张孩子的脸。骑手在十来步外山毛榉树的阴影里停住了脚步，身子单薄得也像一片影子。

这么热的天气，让这么个半大孩子带队赶路，为财奔命，真是奇怪的人族啊，哨兵想。为了在孩子面前显得更高大一些，他挺起胸膛，庄严地用通用语问道：“商人？”

年轻的孩子微微皱起眉头，流畅的动作突然变得迟疑起来。他侧着耳朵，似乎没有听见河络的问话，又好像在仔细听取远方传来的讯息。

河络有点茫然，但他恪于职守，重复道：“商人？请给我渡关传书。没有渡关传书，就不能越过此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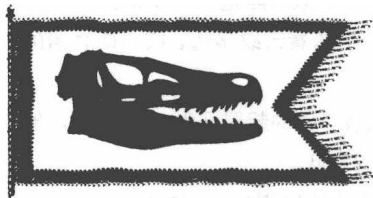
少年动了动嘴唇：“火环城的河络？我从舒庸城来，要给你们传个口信。”

舒庸？老河络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这座城市，地处雁返湖西北的一处平原上，盛产好骑手、白色的蚕丝、青釉的陶瓷和腰肢柔软的姑娘。可是这支商队举的旗帜，却不是舒庸城的八尾团鱼，而是一只金色的巨龙头骨，那是万年帝都天启城的徽记。

他好奇地问：“是皇帝的口信？”

有一瞬间，河络哨兵怀疑自己是中暑了，因为眼前一花的工夫，那位年轻的人族使节已然跨越了他们之间的距离，站到了眼前，即便速度最快的影豹也没法这么快横跨这段长度。老河络先是愕然，然后又笑了起来。他夸奖说：“好戏法。可是渡关传书呢？”

“很重要的口信，”年轻人强调说，“你能传给自己的夫环^③吗？”



可是这支商队举的旗帜，却不是舒庸城的八尾团鱼，而是一只金色的巨龙头骨，那是万年帝都天启城的徽记。

“当然可以。”老河络眨了眨眼，他的高度只及使节的胸口，所以稍一低头就看到了年轻人扶在腰带上的手。他注意到那双手的手指格外长瘦，却细而有力，布满了孩子不该有的老茧。长途行路拉缰绳，手可不就会变成这样嘛。哨兵含含糊糊地想。

他还在胡思乱想，就看到那双手从腰带上灵巧地拔出一把什么东西。

“我不信，”那孩子说，“我能直接传话给他吗？”

“没有渡关传书，我不能让你过界，所以……”河络哨兵还在解释，可是一把极端锐利的匕首突然间从下巴插入，穿透舌头和上颌。

一股冰寒直入脑底。

“只有一句话，”紫衣少年贴近他的耳朵，轻声说，“和平结束了。”

河络哨兵闭上双眼，不忍看见自己的鲜血，如珊瑚色的喷泉，渐渐地浇灌到脚下干裂的大地上。

现在他能肯定一件事。

好时代确实过去了。

第一幕 人间使节

1

越州雷眼山是座裂隙之山。

从天空下望，成串的火山口如同散落在越州土地上的巨碗，它们中间有许多是活火山和休眠火山，碗中满盛着郁郁苍苍的地下森林。风化得很厉害的上百座山峰和谷地之间布满细微的裂缝和罅隙。

有经验的旅行者知道要跟踪哪些缝隙前进。例如会有某只罕见的虎纹厚背甲虫，顺着某处毫不起眼的缝隙慢悠悠地向前探索，只觉得前路忽大忽小，蜿蜒曲折，和寻常的岩缝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它摸对了门路，缝隙突然膨大成笔杆粗细的气孔，然后再扩大成细细弯弯的肠道，最后是兔子洞、横水井、巷道、竖井……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高有三丈、上有拱顶、两侧装饰着精美雕刻的地下走廊。

这些地下通道接进雷眼山下无数地下通道的分岔之中，就像上千年的老树根庞大无比的上百万须根中的某一支，它们曲折地深入山腹，如同乐章向着主调汇集，如同溪流向着海洋汇集——终点，就是包容着一整座地下城市的巨大空洞。

深埋于死火山越岐山底的火环城盘王殿，百年来从未如此煊热。

黑色的头盔挂在石墙上微微放光，一滴滴的水顺着兵器的长柄滑落在地，盾牌上镶嵌的银子热得发软，空气滚烫，热浪逼人，就连远离阳光与风，终生与火打交道的

火山河络都难以忍受。

突如其来的一场地震震动整座火山。

这是常见的地震，甚至无人从梦里醒来，唯有河络王熊悚从梦中惊醒，他听到洞外哨兵来回走动的沉重脚步声，好像钟摆般准时。熊悚口干舌燥，他摸到床边沉重的铜水盂，舀起一点水浇在自己滚烫的额头上。

地下河正在快速干涸，从井里汲水越来越困难了。这是火环城这个夏季面临的困境之一——但绝不是最大的那个。

“来人！”他吼叫道，听到门外的卫兵来回奔走，有脚步声朝大门奔近。

他必须找人谈谈他的梦。

在那个梦之前，还有另一个梦，但是更晦暗不清。

火环城的夫环熊悚盘腿坐起，走到炉火前，用一枚小铁铲拨动炉灰，把火炭显露出来。

再热的天气，河络屋子里的炉火也不会熄灭。盘王殿里的这座银炉，是烛阴神像前那个永恒喷涌的地火之眼的小小翻版，沿着炉口有一圈衔尾急追的青铜火麒麟。据说麒麟可以口喷火焰，守护炉火不灭。此刻火炭在灰下闪着红色的光，熊悚的大脑也像炉火般一明一暗。

“来人！”他吼叫道。

盔甲沉重的灰鼠卫队领卫独鸦手按镰刀柄，大步跨入盘王殿，四名长戟卫士披着灰鼠皮披风，紧随在后。

“有人闯入了我的梦里，你们必须抓住他！”

“谁？”独鸦营山严肃地问。

“那个在梦里杀了我的人——也许情况更糟，但是我忘了。”

河络素以刻板守序著称，而独鸦营山更是其中格外严谨之人。他迟疑了一下：“夫环大人，你可记得他的模样？”



盘王殿里的这座银炉，是烛阴神像前那个永恒喷涌的地火之眼的小小翻版，沿着炉口有一圈衔尾急追的青铜火麒麟。据说麒麟可以口喷火焰，守护炉火不灭。

“谁有兴趣记一个人族小孩的模样！”

“上哪里抓他？”

“我如果知道，还要你们干什么？”夫环熊悚怒火冲天地喊道。

士兵们面面相觑。

对于火环城的河络士兵来说，熊悚是个不通情理的夫环，惹火时更是个恶魔，他们惧怕他，但还得接受他的管辖。

熊悚太过严厉、刻板，他会将偷一把胡椒的小孩送去当苦役，会因为哨兵打盹而鞭打他们；对自己更是苛刻，他睡在光溜溜的石板上，睡眠从不超过两个时辰。他的屋里除了武器，没有任何饰物。

熊悚也许暴躁，但绝非疯狂之辈，他曾多次拯救火环城于危难之际，是个受人尊崇的英雄。他率领火环佣兵出征，从未丢失过任何阵地，他总能将大部分的部下带回家乡，并且带回来丰厚的佣金和城市急缺的物资。

“时间紧迫，”脾气暴躁的夫环不容他们分说，“你们必须立刻抓住他，死活都要，否则三天之后，炉火之神在上，我会砍掉你们的头！”

独鸦营山是名多次跟随夫环出征的老兵，他深深地了解眼前这位霸道君主的脾性，于是恭敬地用拳头在胸甲上撞击一下：“谨遵钧命！”

2

“阿络卡？”一名哨兵提议说。他的意思是想办法找到阿络卡解梦。阿络卡是河络之母，通晓一切生死之道，她是尊奉创造之神的祭司，为河络解读神的意志。

“阿络卡与夫环不和。”独鸦营山立刻否决了。

沉默了一会儿，一名灰鼠卫兵骑桶奇庆迟疑地问：“阿络卡真的想让我们放弃自己的居城？”作为刚加入精锐的灰鼠卫队的新手，他之前是名轻骑斥候，还带着说话前很小心地四下张望的习惯。

另一名年纪较大的灰胡子卫兵也加进来说：“夫环好像并不喜欢这个提议，他们争吵得很厉害。”

一名什长愁眉苦脸地说：“阿络卡夜盐很坚决，就算夫环反对，我们也得奉行神的旨意。”

士兵们似乎忘了那项不可能的任务，开始议论纷纷：

“矿产枯竭，各地都挖不出。”

“我听说，地底深处，其实还有矿石……只是阿络卡怕惊动地底的幽灵，才不让我们继续挖了。”

“地底藏有怪物……”

独鸦营山瞪了瞪眼，喝止这些无聊的谣传：“别胡说！火环城屹立了三百年，有谁见过什么地底幽灵？你们要是再胆敢在背后议论阿络卡和夫环的决议，我就请你们吃皮鞭，送你们去做苦役！”独鸦是名瘦削却强壮的河络，刮得铁青的脸总是紧绷着，跟随夫环久了，颇有熊悚之风。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火环城的历史源起三百年前，北邙山的某个河络马帮到九原城贩货，回来时为了平衡马背上的驮子，顺手在一个小河谷里捡了几块石头压重，回国后却发现那是几块上等蛇纹石质墨晶石^④。

开矿者们蜂拥而至，在死火山口中找到了矿脉。数百年的时间里，开矿者们环绕着椭圆形的死火山口步步下掘。开挖火山是艰难而危险的活计，一块上品的墨晶矿石，可能是巨大财富，也可能是矿工的墓碑；但是对墨晶石的渴求，战胜了无处不在的深邃裂隙和死亡威胁。

矿工们缓慢地开掘出一条螺旋形的主巷道，从火山顶一路盘旋向下。这条主巷道被称为大火环，在许多代时间里不断扩大，开辟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岔道和空洞，用石块垒砌起高大而坚固的建筑：大厨房、铁兵穴、市集洞、烛阴广场、地火神殿和盘王殿，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地火神殿。

大火环朝向火山口内的一面被凿出了许多采光口，采光口不断扩大，连成了成条的廊窗，廊窗最后又变成了柱廊。如果站在山顶上往火山口里望，就如同俯瞰一个巨大的环形蚁穴，从敞开的火山口里就看得见的火环有六周，看不见的一周是灰环，一头扎入暗黑的火山口底部。

在火环城最繁荣的时期，这里拥有两万名矿工。他们选出了自己的苏行和夫环，并拥有了自己的阿络卡。火环城变成了一座闻名天下的地下矿城。

三百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带给河络大量财富的矿坑，开始如同迟暮的老人，经过冲洗、分拣、估价，然后被搬进仓库的原矿石越来越少，质量也在下滑。

为保证产量，矿工们大幅度增加了挖土基数，矿坑越挖越深，挖到了三百尺、六百尺，甚至一千尺以下，他们挖通了许多大裂谷，尽管如此，最终获得的矿石还是越来越少。灰环向下猛扎的速度陡然慢了下来，终于有一天它停止了前进，变成一条彻底的死蛇。

商人们开始络绎离开这座城市，然后是酒店旅馆主和杂耍艺人、歌行者，最后是游历到此的河络工匠。挖掘声和笑声消失了，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代的火环河络要开始面对空荡荡的仓库和残酷的饥荒了。

灰鼠卫队的卫所里，那些可以在战场上以一当十、挥戟杀敌的精锐士兵，如今满怀困惑，浑身冒汗，枯坐在卫所里很久，琢磨夫环的梦中人究竟是谁。最后，还是独鸦营山下定了决心：“我们去找巡夜师帮忙。”

寻找巡夜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际上，巡夜师算不算火山河络的一员，是否属于他们族人，就是独鸦自己都有些疑惑。

他们要想找到巡夜师陆脐，就必须爬出火山口，到羽蛇口上的观象台去。那儿贴近天空，而贴近天空，远离地下，总会让火山河络觉得不踏实。

一道由石拱支撑的石梁，从火山顶上悬空向火山口内延伸，一直延伸到圆形火山口中心。那道石梁实际上是一颗巨石雕刻成的蛇头，由黑色的玄武岩雕出片片鳞甲，地下隧道的开口就隐藏在蛇身里，张开的蛇口就是火环城的城门。走出城门，就会发现脚下悬空踩着森然的深渊，只有一道窄窄的石头平台可以落脚，要转身一百八十度，才可看见两道狭窄的道路贴着蛇身通往山顶小道。观星台则高踞在蛇头之上，那是一座石头圆锥高塔，好像蛇头上长出的独角。

观星塔的最底层有个图书室，上面两层则安设巡夜师要用到的各种奇怪装置，铜屋顶下最重要的是一个巨大的天球，蚀刻着日月、十二星辰和大大小小的星尘。天球的一半隐没在地板之下，另一半露在上面。在有雨水的季节，地板下掩藏的水槽和漏壶就会冲动机轮，驱动铜轮围绕着轴心按部就班地旋转，呈现星辰的起落变化。但是现在缺水，巡夜师把水槽关闭了，它无法动弹，就是只折断翅膀的无用怪鸟。

一夜接着一夜，巡夜师就端坐在铜屋顶上的一个小小平台上，仰望天空。巡夜师是火山河络中的异类，他们餐风露宿，袍子上总带着陌生的尘土，晚上睡在天幕下，常常危言耸听，因为远离了地下，说的话里十句有九句让人听不懂。火山河络里没有人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独鸦叹着气，带着一名士兵沿着一圈又一圈盘旋的阶梯向塔上攀登。阶梯又窄又滑，没有扶手，要是他们攀爬的时候遇上越岐山常发的地震，大概就会正好掉在火山口的正中央。独鸦营山可不期待如此殊荣。

他们攀上塔顶时，正听到巡夜师爬在高处，对着远处的天空大呼小叫。独鸦不得不承认这家伙有副好嗓子，他的叫声可以顺着夜空飘出很远。至于他叫喊的内容，独鸦宁愿把它们听成一些无意义的怪声，也不愿意相信那是些渎神的粗话。

等叫够了，巡夜师陆脐回过头来，露出一张满颌浓密白须的胖脸。他系着宽边皮带和银带扣，腰带上插着几件小工具，但是没有墨晶眼镜。这些巡夜师的野外视力总是极好，最显眼的装束，莫过于这位星相大师的身上挂满了用毛笔写满符咒的

小木牌。摔死御免，兵刀御免，地震御免，水淹御免……大约河络有多少种死法，他身上就有多少块辟邪符咒。

陆脐是出了名的性情古怪、既迷信又怕死的家伙。他有很多古怪知识，喜欢用水蛭给自己放血，喜欢一刻不停地抱怨、发牢骚、喝酒和吸菸果粉，喜欢看书和疯狂阅读。他的梦想是渴求更多的知识，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是荒墟战争和世界末日。

独鸦刚要开口表明来意，一阵猛烈的晃动令他们摔倒在地。他们听到自己身下碎石子和其他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掉。高塔摇晃不已。陆脐死死趴在地上，面如土色。地震刚停，他又一骨碌爬了起来，对来客说：“生命无常，就绝不要错过享受生活！对不住，现在是我的开饭时间。”

独鸦营山点了点头。守时生活是河络的美德，虽然他想要尽快离开野外，回到地下，但依旧要尊重这种美德。

星眼陆脐盘腿坐下，打开一个食盒，那是他的学徒司辰横二每天从地下的大厨房给他带上的。

“我不要吃这些东西！”他怒吼道，将手里的食盒盖子摔了出去，几乎砸中独鸦的脸。

“我不要吃这样的东西！”他说，却双手并用，捡起大块的沙虫肉，几乎是不间断地往嘴里塞。

“……太难吃了。”他感叹说，嘴里塞满了肉，但丝毫不影响他抱怨的速度，“你们知道吗？有两百二十二种烹调沙虫肉的手法，这是我从书上学到的……顺便说一句，我有很多的古书，一百三十多部用天蚕纸抄写的菜谱……你们太不重视古书了。好了，现在我们有菜谱，但是我们有什么呢？不，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清水煮沙虫肉。”

“……物资匮乏，如果不与人族开启贸易，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盐。”独鸦营山谨慎地开导他说。



这位星相大师的身上挂满了用毛笔写满符咒的小木牌。摔死御免、兵刀御免、地震御免、水淹御免……大约河络有多少种死法，他身上就有多少块辟邪符咒。

“那么地火节该怎么办？”星眼陆脐翻了翻眼睛，白了他一眼。

“什么？”

“该死的我问你地火节怎么办。这是庆祝丰收的节日，每一座地下城市都要检视自己过冬的产品，巡夜师责任重大。可是我们马上就要过一个三百年来最惨淡的地火节了……不，这个责任我可不负……嘁，就这样。”

独鸦营山耐着性子听他胡说八道，看他终于舔完盘子上最后一点残渣，急忙说道：“巡夜大人，我们寻你，是为解梦。”

“为何不去找阿络卡呢？解读梦境，是她的职责。”陆脐扔下盘子，饶有兴趣地打量他们。他每次动作，身上的小木牌就一阵抖动，咯咯相撞。他从腰带上扯下一杆吸斗，开始喷出阵阵浓烟，那味道在空旷的野外也异常呛人。就这样，老巡夜师还抱怨说：“味道太淡了。过去曾经有过真正的好菸粉，真正宛州来的大黄菸果……”

“是关于河络王的梦……”独鸦试图讲述事情的经过。

星眼陆脐立刻抢过话头：“河络王是个傻瓜。我有很多只铜星甲虫，一刻不停地传递外来的信息，可他从来不听。顺便说一句，你们看过雷眼山其他巡夜师的报告了吗？从北方侵袭来大批猛兽，月熊、豪鼯，大只的白虎甚至越过了姑射山和霍山，往年它们只有在缺乏食物的冬季才出现。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独鸦营山继续耐着性子：“河络王梦见一名刺客杀了他，但已记不清他的容貌。”

“慌里慌张，记不住相貌很正常。顺便说一句，各地矿产都有枯竭迹象，并不是只我们一家，”星眼陆脐忧心忡忡地又填了一锅菸粉，“整个越州还能维持多久呢？”他一刻不停地抽，观象塔上浓烟滚滚。独鸦心中暗自揣摩，远处的旅人也许以为死火山又重新复活了吧。

“夫环大人命令我们务必在三天内抓住此人。”

“河络王之梦不能忽视，”陆脐表示同意，“你们必须找到真相，或许我们会遭遇灭族也未可知呢。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其他巡夜师可就再也看不见带着火环城标记的甲虫了。哎，你们也许奇怪，为什么火环城的标记是条衔尾盘蛇吧？”

独鸦营山根本就不奇怪，他对衔尾盘蛇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星眼陆脐已经开始兴奋地解释了：“赤练蛇很可能是一种外来的神兽，在北邙古城的废墟里，人们发现一块制作于五千年前的石板，雕刻着已知最早的创造之神的神像——一条衔着自己尾巴、身体围成环形的大蛇。有巡夜师认为这是创造之神最早的形象，可是怎么会是条蛇呢？”

独鸦没有搭腔，只是麻木地看着对方。陆脐只好自己回答：“它是万事万物周而复始的象征，象征着河络族旺盛的生命力。传说这些半蛇半神的生物在地下绵延数百里，有着和龙相似的体型。它们吞吃炽热的岩石，喝滚烫的熔岩浆，有些蛇还拥有